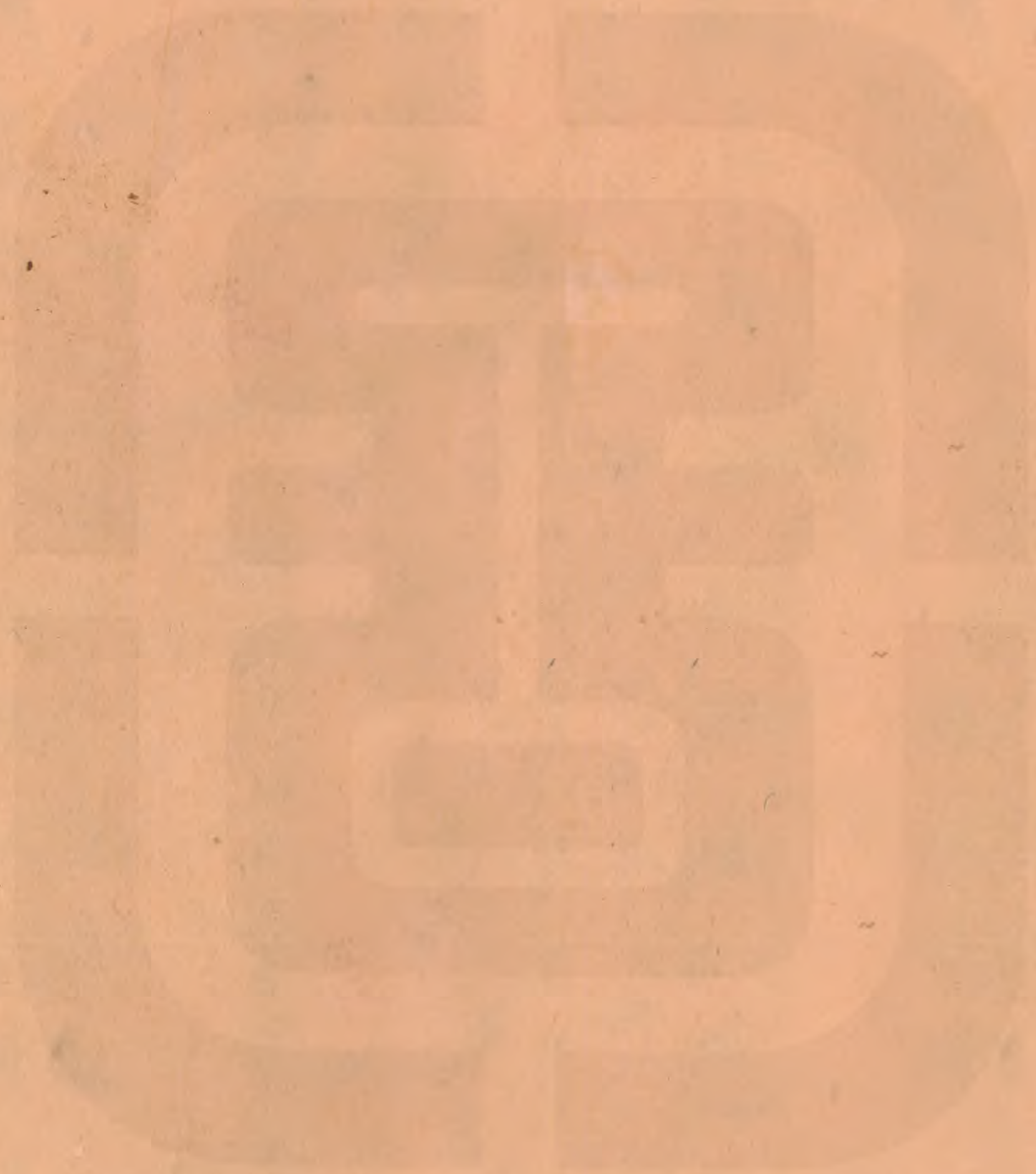


代州志

傳卷八

卷九





代州志卷八

傳一

史傳

荀彘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為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

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漢書本傳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

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上拜何為遼東東部都

尉朝鮮怨何發兵攻殺何天子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

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

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

知樓船軍少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軍

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

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

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

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

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

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

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卻降下朝鮮朝

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

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將軍當誅贖為庶人

右西漢一人前志不載案明一統志荀彘列遼東名宦而

邑乘顧佚其人可乎爰錄之而注以朝鮮傳其功過蓋不



相掩也吳志從通志載吾印壽王據本傳壽王趙人寰字  
記亦入之趙州於代無徵不能以廣武君例

周黨 譚賢 殷謨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  
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遺其財黨詣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  
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眾中辱黨  
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  
期剋鬪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  
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  
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二

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澠池復被徵  
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緇頭待見尙書及光武引見伏  
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  
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  
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  
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  
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  
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  
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



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四黨遂隱居澗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雁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後漢書逸民傳 元和郡縣志周黨墓在祁縣東南一十四里 明湯賓尹周黨嚴光論漢光武應赤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嘯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元纁徵周黨嚴光詣闕親紉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閭未談金版赤韜之略未親斬將擧旗之勞未樹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為提綱絜領首矚大計而藉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脈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鏘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薌趙豪傑故士皆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偽符命誦功德羽翼梟獍而不羞波流風靡周克樹立不振刷挽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懼焉謂國家隆替其竅繫屬世風而世風汗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頽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僅僅爭陳功見能以傲知遇而欲砥礪名節蟬翼富貴者道何由為是下蒲輪之聘搜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廊扉且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豈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使都人士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豔心躡然企踵瞿然不式而顧化樊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向上意旨矣竽先而眾樂和標直而眾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鶩影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錯灼之憲網而畏高賢月旦之清議迨其季世雖幼后握鬯巨奸縮樞而左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談者謂一絲垂九鼎則烈士扶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核中肩王良應對而嫻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蒙其恥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廚俊及標榜成風扞文網以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



商俗波靡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下壺之忠自樹詎  
卑論儕俗與世浮沈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思奮哉至若  
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彼無軌翼當  
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差也

###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  
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尙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故霸曰天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問陽毀之  
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  
戶連徵不至以壽終後漢書逸民傳 唐書宰相世系表霸  
長子殷中山太守食邑祁縣其後爲鴻  
丸王氏之祖次子咸九世孫澤字季道  
雁門太守生昶爲太原四房王氏之祖

### 荀恁

## 代州志

### 傳一 卷八

史傳

四

荀恁字君大小脩清節資貲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  
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寇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  
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  
軍開東閣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  
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  
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  
家後漢書周黃徐  
姜申屠列傳序

右東漢三人通志並載隱逸而益以周黨傳中之雁門殷  
謨爲四人案王莽時雁門郡猶治善無縣莽特改善無爲  
陰館耳則謨當爲朔平人而與黨同郡之譚賢又未必其



非廣武人仍依范史原文並附見黨傳

### 范隆

范隆字元嵩雁門人父方魏雁門太守隆在孕十五月生而父亡年四歲又喪母哀號之聲感動行路單孤無總服之親疎族范廣愍而養之迎歸教書爲立祠堂隆好學修謹奉廣如父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惠帝時天下將亂隆隱迹不應州郡之命晝勤稼穡夜誦書典頗習祕歷陰陽之學知并州將有氣祲之祥故彌不復出仕與上黨朱紀友善嘗共紀遊山見一父老於窮澗之濱父老曰二公何爲在此隆等拜之仰視則不見後與紀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五

依於劉元海元海以隆爲大鴻臚紀爲太常並封公隆死於

劉聰之世聰贈太師

晉書儒林傳

右北漢劉聰時一人通志載孝義又載文苑

###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參軍



徵太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尙峻節頗從之游常以稽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宋書柳薦續之書云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雲谷矣竊見處士雁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並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崑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輔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冠亦王猷遐緝臧文不智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口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阼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六

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辨析精奧稱爲名通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南史隱逸傳宋書本傳續之終身不娶卒年四十七景遠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右前宋一人

李栗

李栗雁門人也昭成時父祖入國少辯捷有才能兼有將略初隨太祖幸賀蘭部在元從二十一人中太祖愛其藝能時王業草創爪牙心腹多任親近唯栗一介遠寄兼非戚舊當



世榮之數有戰功拜左軍將軍太祖征慕容寶粟督五萬騎爲前驅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也粟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粟性簡慢矜寵不率禮度每在太祖前舒放倨傲不自祇肅咳唾任情太祖積其宿過天興三年遂誅之於是威嚴始厲制勒羣下盡謙卑之禮自粟始也。魏書本傳

### 張黎

張黎雁門原平人也善書計太祖知待之太宗器其忠亮賜爵廣平公管綜機要世宗以其功舊任以輔弼除大司農軍國大議黎常與焉加鎮北將軍以征赫連定功進號征北大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七

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徵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家無餘財世祖詔黎領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車駕征涼州蠕蠕吳提乘虛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之恭宗初總百揆黎與東郡公崔浩等輔政忠於奉上非公事不言詔曰侍中廣平公黎東郡公浩等保傅東宮有老成之勤朕甚嘉焉其賜布帛各千匹以褒舊勳恭宗薨於東宮黎兼太尉持節奉策諡焉吳王余立以黎爲太尉後以議不合旨免仍與古弼並誅。魏書本傳

### 段霸

段霸雁門原平人父乾慕容垂廣武令太祖初遣騎略地至



雁門霸年幼見執。因被宮刑。乾率鄉部歸化雲中。霸少以謹敏見知。稍遷至中常侍中。護軍將軍。殿中尚書。領壽安少府。賜爵武陵公。出爲安東將軍。定州刺史。世祖親考內外。大明黜陟。前定州治中張渾屯告霸前在定州。濁貨貪穢。便道致財。歸之鄉里。召霸定對。霸不首引。世祖以霸近臣而不盡實。由是益怒。欲斬之。恭宗進請。遂免霸爲庶人。魏書本傳。

### 段榮

段榮。霸從弟。雍州別駕。兄弟諸從。世居廣武城。修飾有士風。魏書本傳。衛操傳。劉淵石勒之亂。桓帝匡助晉氏。桓帝崩。操立碑於大邗城南。以頌功德云云。皇興初。雍州別駕雁門段榮於大邗掘得此碑。

### 代州志

#### 傳一卷八

史傳

八

右後魏四人。周志載李粟張黎吳志惟載李粟一人。通志於孝義列陸印。於人物列衛操奚眷。據本傳皆代人。非今州也。今州名代。始於隋開皇。而定於唐武德。北史所載代人。代人不可勝數。要非拓跋之舊部。卽恆州之故都也。均不當錄。及張黎段霸並原平人。或以爲卽今崞縣南之原平城。然地形志原平城在秀容縣。屬秀容郡。與原平縣屬雁門郡爲郡治者。名稱雖同。疆域各別。段氏世居廣武。而云原平人。地形志原平縣有廣武城也。可爲今州治。卽後魏原平縣。而後魏廣武非復漢晉廣武縣之證。故於霸亦錄其原傳。不以闡人而黜之也。



解叔謙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仗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並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南史孝義傳

右南齊一人案此雁門為劉宋時僑置之郡地在盱眙而不見於南齊書州郡志蓋併省也齊建武初當北魏孝文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九

時傳中宜都郡屬荊州亦南齊地叔謙非州人甚明而仍舊志列入者解氏族望本出雁門北人南渡同於續之而其事尤足風也

馬三寶

馬三寶雁門人

本傳不詳其籍據武林舊事補

性敏獷事柴紹為家僮紹尚

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間道走太原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為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指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果與柴紹擊吐谷



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興兵處耶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諡曰忠唐書本傳 武林舊事馬三寶墓在教場傳云向會欲去之有黑蜂數百自墓中出不可向遂止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廝名狗兒者因樵採墾土得一鐵券上有字云雁門馬氏葬於橫衝橋云云後又有十字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蓋古人之知數者耳始知橫春橋名橫衝橋云案券文尙多周氏特據傳聞隱括其詞耳乃西湖志改竄原書自爲說云行春橋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至元十五年六月軍廝名狗兒者握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橫衝橋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竟以末二句韻語與前文合爲一則券僅書爲雁門馬氏又何從知其名爲三寶哉

### 解琬

解琬雁門人徙家魏州

本傳魏州元城人據元和姓纂補

舉幽素科中之調

##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十

新政尉後自成都丞奏事稱旨躡除監察御史以喪免武后顧琬習邊事追追西撫羌夷琬因乞終喪后嘉許之詔服除赴屯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西域安撫使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爲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事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農習戰多爲長利英虜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大總管分遣隨軍要籍宮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改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濟南縣男以老乞骸骨不報輒去優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準品給



全祿璽書勞問會吐蕃騷擾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  
經界因諧輯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約請調兵十  
萬屯秦渭間防遏其姦是冬吐蕃果入寇爲秦渭兵擊走之  
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八十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唐書本傳

右唐二人前志失載通志列渾瑊及子鎬鎡案唐書本傳  
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世系表云出自匈奴渾邪王隨拓  
跋氏徙河南因以爲氏自迴貴至瑊世襲皋蘭州都督府  
則渾氏居代在元魏都平城時通志特據路巖所撰瑊孫  
侃神道碑有今爲代人及山西右族語而錄入也然史記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十一

自序蕭何鎮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之西漢書趙充國傳  
贊山西出將亦以天水隴西安定北地爲山西漢唐同都  
關中碑所云山西右族正謂其世都督皋蘭耳若以河東  
爲山西始於金元而定於明以前並無其稱惟據渾鎬傳  
言代州刺史韓重華奏收鎬供軍金幣十餘萬似鎬實莫  
居於此因而寄賄者則碑所云今爲代人又非無徵然當  
在瑊後爰採碑文錄入集傳而此篇從略亦疑事勿質云  
爾

李嗣本

李嗣本本姓張氏雁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



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宏信，以先鋒兵破湯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潯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五代史本傳。舊五代史本傳。八月，契丹安巴堅領塞犯邊，其眾三十萬，攻振武。嗣本嬰城拒戰者累日。契丹爲火車地道，晝夜急攻。城中兵少，禦備罄竭，城陷。嗣本舉族入契丹，有子八人，四人陷於幕庭。嗣本剛烈有節義，善戰多謀，然治郡頗傷苛急，人以此少之也。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爲人明敏，能應對。以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三

幹材見稱。莊宗爲晉王，孟知祥爲中門使，崇韜爲副使。中門之職，參管機要。先時吳珙、張虔厚等皆以中門使相繼獲罪，知祥懼求外任。莊宗曰：「公欲避事，當舉可代公者。」知祥乃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入寇。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莊宗卽位，拜崇韜兵部尙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卽引



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自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是時莊宗軍朝城。段凝軍臨河。唐自失。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三

德勝。唐兵日掠檀。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又聞延孝言。梁方召諸鎮兵。欲大舉。唐諸將皆憂惑。以爲成敗未可知。莊宗患之。以問諸將。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庶幾爲後圖。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况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而思休息。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且唐未失德勝時。四方商賈。征輸必集。薪芻糧餉。其積如山。自失南城。保楊劉。道路轉徙。耗亡大半。而魏博。



五州秋稼不稔。竭民而斂。不支數月。此豈按兵持久之時乎。臣自康延孝來。盡得梁之虛實。此真天亡之時也。願陛下分兵守魏固楊劉。而自鄆長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曰。此大丈夫之事也。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算已決。區區常談何足信也。莊宗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襄汴。用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成德軍節度使依前樞密使。莊宗與諸將以兵取天下。而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位兼將相。遂以天下爲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特不便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己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因置內甸使。以紹宏領之。凡天下錢穀出入於租庸者。皆經內甸。旣而文簿繁多。州縣爲弊。遽罷其事。而紹宏尤側目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興。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庶幾免禍可乎。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奈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



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宮之助又為天下所悅雖有讒間其可動乎崇韜以為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素廉自入洛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為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予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為皇后崇韜累表自陳請依唐舊制遷樞密使於內臣而并辭鎮陽優詔不允崇韜又曰臣從陛下軍朝城定計破梁陛下撫臣背而約曰事了與卿一鎮今天下一家俊賢並進臣憊矣願乞身如約莊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五

宗召崇韜謂曰朝城之約許卿一鎮不許卿去欲舍朕安之乎崇韜因建天下二十五事施行之李嗣源為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五代史纂誤補薛史莊宗紀帝欲以李嗣源為鎮帥移郭崇韜兼領汴州册府元龜載同光中崇韜再表辭鎮批答曰再讓汴州所宜依允蓋嗣源先鎮宣武崇韜實領成德茲欲兩易其處也此忠武當是宣武之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莊宗曰豈可朕居天下

之尊使卿無尺寸之地崇韜辭不已遂罷其命

册府元龜同光中郭崇韜

再表辭鎮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曰必成至於贊朕不基登茲大寶眾輿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汝陽與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賈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惟合意道中都嘯聚羣黨窺陵朕決意平妖兼收浚水雖云先定實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算斯即口口何須冒刃始顯殊庸况常山陸梁正虞才復卿能撫眾共定羣心惟朕知卿他人甯表所以賞卿之寵



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虛溷澤。今卿再三謙遜，重疊退辭，始納當陽，請歸上將。又稱梁范不可兼全，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河，所宜依允。仍爲侍中樞密使，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莊宗患宮中暑溼，不可居，思得高樓避暑。宦官進曰：臣見長安盛時，大明興慶宮樓閣百數，今大內不及故時。卿相家莊宗曰：吾富有天下，豈不能作一樓？乃遣宮苑使王允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其勢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六

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莊宗默然終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宦官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強直，頗爲崇韜所知。貫正身奉法，不受權豪請託。宦官伶人有所求請，書積几案，一不以報，皆以示崇韜。崇韜數以爲言。宦官伶人由是切齒。河南自故唐時張全義爲尹，縣令多出其門，全義廝養畜之，及貫爲之，奉全義不屈。縣民恃全義爲不法者，皆按誅之。全義大怒，嘗使人告劉皇后，從容爲白貫事。左右日夜攻其短。莊宗未有以發，皇太后崩葬坤陵，陵在壽安。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止輿問誰



主者宦官曰。屬河南。因亟召貫。貫至對曰。臣初不奉詔。請詰主者。莊宗曰。爾之所部。復問何人耶。卽下貫獄。獄吏榜掠。體無完膚。明日傳詔殺之。崇韜諫曰。貫罪無他。橋道不修法。不當死。莊宗怒曰。太后靈駕將發。天子車輿往來。橋道不修。卿言無罪。是朋黨也。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於有司。陛下以萬乘之尊。怒一縣令。使天下人言陛下用法不公。臣等之過也。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裁決。因起入宮。崇韜隨之。論不已。莊宗自闔殿門。崇韜不得入。貫卒見殺。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總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七

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軍政皆決崇韜。唐軍入蜀。所過迎降。王衍弟宗弼陰送款於崇韜。求爲西川兵馬留後。崇韜以節度使許之。軍至成都。宗弼遷衍於西宮。悉取衍嬪妓珍寶奉崇韜。及其子廷誨。又與蜀人列狀見魏王。請崇韜留鎮蜀。繼岌頗疑崇韜。崇韜無以自明。因以事斬宗弼及其弟宗渥。宗勳沒其家財。蜀人大恐。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至於扇馬亦不可騎。繼岌監



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思有以圖之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還上蜀簿得兵三十萬馬九千五百匹兵器七百萬糧二百五十三萬石錢一百九十二萬緡金銀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文錦綾羅五十萬匹莊宗曰人言蜀天下之富國也所得止此耶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破蜀所得皆籍沒明宗卽位詔許歸葬以其太原故宅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六

賜其一孫當崇韜用事時自宰相豆盧革韋悅等皆傾附之崇韜父諱宏革等卽因他事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以其姓郭因以爲子儀之後崇韜遂以爲然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五代史唐臣傳蘇轍郭崇韜論國無釁而後可以與敵皆斃楚靈王殘民以逞動思亂之民以伐吳吳不可動而棄疾攻之若升虛邑靈王遂死於外齊湣王貪而好勝知宋之可攻而忘齊國之既病燕師乘之遂以失國自古冒釁以攻人其禍如此唐莊宗勇而善戰與梁人夾河相攻十戰九勝涉河取郟不十日而克梁威震諸國五代用兵未有神速如此者也然其克敵之後幸一日之安沈湎聲色之娛官伶人交亂其政府庫之積罄於耳目之奉民怨兵怒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也一時功臣皆武夫崛起未有識安危之



機者惟樞密使郭崇韜智勇兼人知其不可力言而不  
求去而不見許中外佞倖視之仄目崇韜深病之矣時  
伐蜀崇韜欲立大功爲自安之計議以魏王繼岌爲元帥  
己爲之副將兵六萬以出不時而克成都降王衍料敵制  
勝之功可謂盛矣然崇韜知之易舉而不知唐之已亂擊  
其良將勁兵西行數千里雖大功而不免讒死於蜀征蜀  
之兵未還而趙在禮爲亂河朔明宗北征遂與在禮皆反帥  
兵南向克汴入洛遂無一人能禦之者向使西師不出蜀雖  
未下而京師有重兵崇韜不死河朔叛臣必有所畏不敢妄  
動則莊宗不亡崇韜不死禍福未可知也嗟乎崇韜冒釁以  
伐人蹈齊潛之禍而以爲安惜其有智而未始學也

### 史建瑋

史建瑋雁門人也晉王爲雁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  
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復京師擊秦宗權於陳州常將騎兵  
爲先鋒晉王東追黃巢於宛胸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

### 代州志

### 傳一卷八

史傳

充

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  
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  
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總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  
所得見殺建瑋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距於  
潞州建瑋已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建瑋所殺相戒常避史  
先鋒梁遣王景仁攻趙晉軍救趙建瑋以先鋒兵出井陘戰  
於柏鄉梁軍爲方陣分其兵爲二汴宋之兵居左魏滑之軍  
居右周德威擊其左建瑋擊其右梁軍皆走遂大敗之以功  
加檢校左僕射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梁  
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強菑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



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梁軍已破棗強，存審扼下博橋。建瑋分其麾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而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其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軍且至。」梁太祖夜拔營去，蓳縣人追擊之，梁軍棄其輜重鎧甲，不可勝計。梁太祖方病，由是增劇，而晉軍以故得并力以收燕者，二人之力也。後從莊宗入魏博，敗劉鄩於故元城，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瑋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鋌，兵傅鎮州，建瑋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

五代史  
唐臣傳

張敬達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都總管，屯於忻州，屯兵聚謀，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面



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馬步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卽以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壞之。敬瑭求救於契丹。九月耶律德光自雁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鞵。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至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圍之。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三

廢帝遣趙延壽趙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互以毛索掛鈴爲警。縱火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卽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五代史  
死事傳



右後唐四人

史匡翰

史匡翰建塘子尚晉高祖女是為魯國長公主匡翰為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歷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彰聖馬軍都指揮使事晉為懷和二州刺史鄭州防禦使義成軍節度使所至兵民稱慕之史氏世為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終日無倦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鬻割張武未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四史建塘傳宋彝尊晉義成節度使駙馬都尉史匡翰碑跋史

代州志

傳一卷八

三

駙馬匡翰墓在太原縣東北三十里黃陵村墓碑深陷於地村民語余土不可指指之尺則更深余強令指之以畚去土至一尋龜趺始露驗之則陶學士穀所撰文也辭多駢麗乃鈔撮其大略云天祐中授代州副使以勞加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改遼州副使兼領九府都督同光初充嵐憲朔等州都游奕使解職授天雄軍軍節度使遷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轉檢校戶部尚書潯州刺史未幾改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遷侍衛都督馬軍都指揮使並九府都督進檢校司空懷州刺史轉控鶴指揮使加金紫階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食邑五百戶俄遭內難起復授冠軍軍大將軍右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依前充義成軍節度使以天福七年三月薨於鎮詔贈太保其先後歷官詳矣然史稱其歷鄭州而碑不書何歟又傳美其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與學者講論不倦碑詞亦云懷鼓篋之心行有餘力蘊飛箝之辨似不能言不積財而但富藏書不憂家而惟思報國求諸時彥罕有倫焉則與史傳合矣

右後晉一人

扈彥珂



扈彥珂代州雁門人幼事王建立以謹厚稱晉天福中建立  
節制潞州卒遣表薦彥珂得補河東節度左都押衙會漢祖  
自大原建號擢爲直學士院使未幾授鎮國節度華商等州  
觀察處置等使乾祐初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  
崇並據城叛周祖爲樞密使總兵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  
先討景崇思綰爲憂周祖意未決彥珂曰三叛連衡惟守貞  
爲主宜先擊河東河中平則永興鳳翔失勢矣今令之國遠  
若景崇思綰逆戰於前守貞兵其後腹背受敵爲之奈何周  
祖從其言及平河中以功遷護國軍節度時藩人雕弊思得  
良帥鎮撫彥珂暗弱朝議少之廣順初就如同平章事移鎮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滑州歲餘代歸與鳳翔趙暉俱獻緡帛請開宴不許以滑州  
李守貞宅賜之世宗嗣位授左衛上將軍顯德三年以老疾  
上章求退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致仕歸西京太祖卽  
位遣使就賜器幣數月卒年七十五

宋史本傳

右後周一人

李承嗣

李承嗣代州雁門人父佐方承嗣少仕郡補右職中和二年  
從武皇討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黃巢令僞客省刺史  
王汀會軍機於黃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  
改榆次鎮將光啟初從討蔡賊於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



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使田令孜館而慰諭，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徹、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首獻行在。駕還宮，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錢二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禦，輦轂又安。及還屯於鄜，留別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於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洛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率一軍攻之，岐人夜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十四

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還，改教練使，檢校司徒。乾甯二年，兗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使乞師於武皇，遣承嗣率三千騎假道於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於莘縣，既而羅宏信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絕。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武皇深惜之，如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於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脩好於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帥淮南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海軍節度使。天祐九年，淮



人間莊宗有柏鄉之捷。乃以承嗣為楚州節度使。以張勣  
十七年七月卒於楚州。年五十五。舊五代史本傳

史儼

史儼代州雁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武皇。為帳中親將。驍果絕  
眾。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黃  
巢。每出師皆從。乾甯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帥五百  
騎護駕石門。時京師大擾。士庶奔逃。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  
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  
累月。昭宗寵錫優異。明年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  
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五

十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為之披靡。

攷謬。史儼援兗鄆在乾甯二年冬。是

書梁太祖紀。擒蕃將安福順。然則安福順不當與史儼同行。疑傳文有訛字。

及朱瑾失守。與李承

嗣等奔淮南。淮人比善水軍。不閑騎射。既得儼等。軍聲大振。  
尋挫汴軍於清口。其後併鍾傳。擒杜洪。削錢鏐。成行密之霸  
迹者。皆儼與承嗣之力也。淮人館遇甚厚。妻孥第舍。必推其  
甲。故儼等盡其死力。天佑十三年卒於廣陵。舊五代史本傳

右十國吳二人。通志五代載李存進與史儼李承嗣並列  
之後。唐案存進振武人。唐振武軍在朔州北三百餘里。今  
歸化城地。若代州之振武衛。置自前明。不相沿也。承嗣史  
儼皆終於吳。不當書於唐臣之前。茲並釐正。史儼周志書



爲李儼。由歐史吳世家載。天復二年。唐昭宗遣江淮宣諭使李儼封楊行密爲吳王。彼未見薛史。史儼本傳。遂誤以爲一人也。

代淵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於李旼。張達。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益州楊日嚴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略不及私。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領之。是日沐浴而絕。宋史隱逸傳

僧真寶

僧真寶。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正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擾。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眷賚隆緝。真寶還山。益聚兵助討。州不守。敵眾大至。晝夜拒之。力不敵。寺舍盡焚。首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首異之。不忍殺也。使郡守劉駒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同之罪。吾旣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北人聞見者咸歎異焉。宋史忠義



傳。來集之樵書。今之武藝。天下莫不讓少林。其次為伏牛。其次為五臺。五臺之傳。本於楊氏女。世所傳楊家槍是也。案李全妻楊妙真善槍。時稱楊姑姑。自云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見宋史李全傳。在金末元初。其傳至五臺。不知何時觀真寶傳。則蓋習武事。北宋已然。世俗以楊家槍為三言。楊家槍。雖附會非無因也。

右宋二人。其寶前志。並入仙釋。然為國捐軀。不可以方外例也。宋史列之忠義。是矣。

### 李師雄

李師雄字伯威。雁門人也。有材力。喜談兵。慕古之英雄。故名師雄。宋宣和中以騎射登科。累官大名清平尉。王師至大名。師雄與府僚出降。攝本路兵馬都監。齊國建以為大總管。先鋒都統制。知淄州。齊廢為汴京馬軍都虞侯。歷知甯海軍。曹

### 代州志

### 傳一 卷八

史傳

毛

州刺史。皇統二年。為武勝軍節度。正隆末。為河州防禦使。宋將吳璘軍攻秦隴。會師雄以事就逮。臨洮。宋兵至城下。州人乘城拒守。謀欲出降。師雄止之。宋將權儀鞭馬方上浮橋。師雄射之。墜於橋下。遂擒權儀。宋師退後。從元帥左監軍徒單合喜以兵攻河州。有功。未幾以疾歸汴。卒。金史本傳

### 禹顯

禹顯雁門人。貞祐初。隸上黨公張開。累有戰功。授義勝軍節度使。兼沁州招撫副使。元光二年四月。大帥達兒解按察兒攻河東。張開遣顯扼龍豬谷。夾攻。敗之。擒元帥韓光國。獲輜重甲仗甚眾。迫至祁縣而還。所歷州縣悉復之。顯將軍二百



人守襄垣八年不遷大帥嘗集河朔步騎數千攻之至於數  
四不能拔既而戰於王女寨大獲開言於朝擢元帥府都監  
正大六年冬十一月軍內變城破被執帥義之不欲加害初  
以鐵繩鈐之既而密於舊部曲二十人遁去聞上黨公軍復  
振將往從之大兵四向來追顯適與真金一兵相失匿飯山  
寺中僧走報焉被執不屈死時年四十一

金史忠義傳

右金二人

弋謙

弋謙代州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  
旨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骨鯁及嗣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天

位召爲大理少卿直陳時政言官吏貪殘政事多非洪武之  
舊及有司誅求無藝帝多採納既復言五事詞太激帝乃不  
憚尙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罔  
都御史劉觀令眾御史合糾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對  
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陛  
下優容帝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陛下  
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朝覲  
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帝惕然曰  
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朕過自今當置之遂免  
謙朝參令專視司事未幾帝以言事者益少復召士奇曰朕



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曰：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引過曰：朕自卽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苟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聞者大理少卿弋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無可言，而爲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爲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爲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直言勿諱。謙朝參如故。時中官採木四川，貪橫，帝以謙清直，命往治之。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无

擢謙副都御史，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宣德初，交趾石布政戚遜以貪淫黜，命謙往代。王通棄交趾，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土木之變，謙布衣走闕下，薦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眾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不納。罷歸。未幾卒。明史本傳

孫璽

孫璽字廷信，代州人。舉於鄉，知扶風縣。都御史藍章以略陽漢中要地，舊無城，檄璽往城之。工未畢，賊至，縣令嚴順欲去。璽拔刀斫几曰：欲去者視此。乃率僚屬堅守數日，城陷，璽被



執大罵不屈賊鬻殺之順逃去誣璽俱逃溺於江以他人尸斂璽子啟視非是訟於朝勘得死節狀贈光祿少卿賜祭予

蔭抵順罪明史忠義傳

### 崔元

崔元代州人尙憲宗次女永康公主世宗入繼以迎立功封京山侯給誥券禮部言奉迎乃臣子之分違膺封爵無故事帝曰永樂初年太宗入繼大統駙馬都尉王甯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得言無故事給事中底蘊御史高越等連章論其不可皆不聽已坐張延齡事下詔獄尋釋元好交文士播聲譽寵幸優渥勛臣戚畹莫敢望焉嘉靖二十八年卒贈左柱

## 代州志

###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國太傅兼太子太傅諡榮恭駙馬封侯贈官不以軍功自元

始明史公主傳封京山侯崔元四代敕誥制曰家慶有餘積善豈一朝之故國恩從厚追封極三代之榮蓋裕後而光前將勸忠而教孝爾崔璟乃駙馬都尉京山侯元之曾祖父園林養性詩禮傳家宗姻敦孝友之規鄉里沐浴良之化居惟求志善不近名考厥平生古人之風如在至於三世君子之澤愈長既錫爵於侯封乃邇原於祖德賞由功懋命與階隆茲特贈為京山侯五等加榮蓋禮文之特異九原增重庶靈爽之猶存制曰教始宜家福澤亦由於太母德惟念祖恩光必及於重闈天人之始報不差禮典之哀榮當備爾田氏乃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之會祖母系出德門來歸名閥靜而守禮動必有儀躬勤儉以起家克偕夫志篤仁慈以濟物茂著賢聲善慶方延門閭益大肆河山之盟既及其苗裔而雨露之澤宜概其本根茲特贈為京山侯夫人翟冠霞帔命雖不逮於當年寶軸琅函恩實有光於後代制曰君錄臣功有加封之盛典祖由孫顯亦報本之至情爰渙號於明廷覆覃恩於幽窆爾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判官崔震乃駙馬都尉京山侯元之祖重厚之質通敏之才早倅名州心獨勞於民瘼每多異政望素協於官評惟積善行義於生前肆衍慶



遺休於身後。眷乃孫枝之懿。爲予戚屬之英。身際亨嘉。拜丹書之寵命。恩隆推錫。頒紫誥之榮名。茲特贈爲京山侯。曠目泉臺。載感渥恩之重。傳芳世牒。益昭潛德之光。制曰。國有親賢。宜重報功之禮。恩加祖妣。用酬追遠之思。故官既陟於崇階。則封必異於常數。爾薛氏。乃駙馬都尉京山侯元之祖母。早承姆訓。歸相良人。性質幽閒。美萃一門之內。庭闈雍睦。祥鍾再世之餘。位秩借崇。勳名並著。大啟爾宇。時已際於風雲。無忝所生。念豈忘於水木。宜昭懿德。載布徽章。茲特贈爲京山侯夫人。命自天申。庶潛通於泉壤。澤隨世及。尙遺施於雲初。制曰。子之於父。難酬教育之恩。君之於臣。恆體顯揚之志。肆論功而行賞。宜錫類以追榮。忠孝是關。古今所重。爾承事郎東城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崔儒。乃駙馬都尉京山侯元之父。性資樸茂。行履安和。勵志詩書。業早成於胄監。居家孝友。名式重於鄉邦。眷承嗣之亢宗。自妙齡而尙主。推恩受職。已荷先朝。進爵馳封。宜申後命。茲特贈爲京山侯。五等儀章。庸示非常之寵。百年邱壟。永垂不朽之光。制曰。婦德承夫。既有含章之美。母貴因子。可無渙號之恩。顧典禮之加隆。亦彝章之當厚。爾封孺人劉氏。乃駙馬都尉京山侯之母。秀出名家。禮歸望族。母儀有則。婦道無愆。蒸嘗克謹。於蘋蘩儉約。不忘乎荆布。閨門胥睦。里黨稱賢。素積善於慈闈。乃生令子。早聯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姻於帝室。遂荷榮封。載推胙土之恩。式重循陔之念。茲特贈爲京山侯夫人。綸言示寵。匪徒慰靈。爽於重泉。世祿相承。亦以衍慶。源於奕葉。制曰。爵以馭貴。漢封莫重於通侯。賞以酬功。虞典每隆於延世。况尙主在懿親之屬。而中興論翊戴之勞。彝典具存。疏封奚恡。咨爾駙馬都尉崔元。三晉名家。累朝貴戚。才猷敏達。德器溫和。早承釐降之榮。克儼肅雍之美。動循禮法。不挾貴以驕人。獨尙詩書。每以文而會友。朕方由潛藩而入承大統。爾實涉遠道而親捧勅符。勤勞盡爲國之誠。謀慮申投機之會。爰加爵邑。庸示寵光。位次上公。旣已參華於五等。恩覃後裔。豈徒食報於一時。茲特封爾爲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京山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龍虎風雲。感遭時之不偶。河山帶礪。願與國以咸休。惟恭儉可以保祿位於無窮。惟忠孝可以立功名於不朽。往綏福履。茂對訓詞。欽哉。

楊恂

楊恂字伯純。代州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錦衣宥官多至二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科都給



事中征倭師多冒破帑金請嚴勅邊臣而劾武庫郎劉黃裳  
侵耗黃裳卒罷尋上節財四議格不行御史冀體極論首輔  
趙志皋貶三秩復斥爲民恂論志皋并及張位曰今之議執  
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  
於是者許茂樞罷閒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獲使大臣  
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  
欲天下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  
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  
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虎豹皮數十不  
言所投臣細問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是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也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  
矧專擅之說以蠱惑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  
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者俱無當則駁令更  
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儻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用  
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  
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  
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  
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儻謂斷自宸衷無可  
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讎也如是而猶謂言  
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志皋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



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眾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舉而防位嚴飭陳千陞沈一貫母效二人所爲疏入忤旨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尙書蔡國珍起廢及恂未召卒

明史本傳

### 張鳳翼

張鳳翼代州人萬厯四十一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廣甯兵備副使憂歸天啟初起右參政飭遵化兵備三年五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請專守關門與樞輔孫承宗異議內艱歸六年秋起巡撫保定明年九月以三王之藩加兵部右侍郎進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崇禎元年謝病去

###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三

三年起總督薊遼保定軍務與諸將馬世龍等協謀復四城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世蔭錦衣指揮僉事鳳翼以西協單弱疏陳增良將宿重兵備火器預軍儲遣哨探數事從之已後謝病去久之召爲兵部尙書六年二月與吏部尙書李長庚召對平臺諭以爲國任事潔已率屬鳳翼頓首退尋以宣大兵寡上言國初額軍宣府十五萬一千今止六萬七千人大同十三萬五千今止七萬五千人乞兩鎮各增募萬人分營訓練且月餉止五錢安能致剋桓之士乞一人食二餉從之七年以恢復功加太子太保請命三邊總督兼督河南山西湖廣軍務賊將南犯請移江北巡撫楊一鵬鎮鳳翔溫體



仁不聽。八年鳳翔陷，戴罪視事。請令朱大典鎮鳳翔，推盧象升爲總理。鳳翼又言：剿賊之役，原議集兵七萬二千，隨賊所向以殄滅爲期。督臣以三萬分布豫楚數千里地，力薄又久，戍生疾，故尤世威徐來朝俱潰。以二萬人布散三秦千里內，勢分又孤，軍無援。故文高年曹文詔俱敗。今旣益以祖寬李重鎮倪寵，卒文綬兵萬二千，又募楚兵七千，合九萬有奇，兵力厚矣。賊在關內者屬總督，關外者屬總理。黨賊盡出關，則總督合剿於豫，盡入關，則總理合剿於秦。臣更有慮者：賊號三四十萬，更番迭出，勢重而力合。我零星四應，勢寡而力分。賊所至因糧於我，人皆宿飽。我所至樵蘇後爨，動輒乎庚。賊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三

馬多行疾，一日而十舍可至。我步多行緩，三日而重繭難馳。眾寡飢飽勞逸之勢相懸如此，賊何日平？乞嚴飭兩督臣，以一二萬人爲一軍，俾前茅後勁，中權聯絡相貫，然後可制賊而不爲賊制。今賊大勢東行，北有黃河，南有長江，東有漕渠，彼無舟楫，豈能飛越？我兵從西北窮追，尤易爲力。此防河阨險目前要策，所當申飭者也。上稱善，命速行之。鳳翼自請督師討賊，不允。九年，請勅河南鄖陽陝西三巡撫各督將吏，阨防毋使軼出。四川湖廣兩巡撫移師近界，聽援剿。而總理二臣以大軍入山蹙之，且嚴遏米商通販，賊可盡。上以爲然。七月，賜上方劍，盡督諸鎮勤王兵，治軍書不休。九月朔，卒。奪官。



十一年七月論前剿寇功詔敘復自庚辰後易中樞十四人皆不久獲罪鳳翼獨居位五載言官屢劾皆不聽明史本傳從通志節略

### 孫傳庭

孫傳庭字伯雅代州振武衛人自父以上四世舉於鄉傳庭儀表頎頎沈毅多籌略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永城知縣以才調商邱天啟初擢吏部驗封主事屢遷稽勳郎中請告歸家居久不出崇禎八年秋始遷驗封郎中超遷順天府丞陝西巡撫甘學闇不能討賊秦之士大夫譁於朝乃推邊才用孫傳庭以九年三月受代傳庭涖秦嚴徵發期會一從軍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興法秦人愛之不如總督洪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賊首整齊王據商雒諸將不敢攻檄副將羅尙文擊斬之當是時賊亂關中有名字者以十數高迎祥最强拓養坤黨最眾所謂闖王蝎子塊者也傳庭設方略親擊迎祥於整屋之黑水峪禽之及其僞領哨黃龍總管劉哲獻俘闕下錄功增秩一等而賊黨自是乃共推李自成爲闖王矣明年養坤及其黨張耀文來降已而養坤叛去諭其下追斬之擊賊惠登相於涇陽三原登相西走河南賊馬進忠劉國能等十七部入渭南追之出關復合河南兵夾擊之先後斬首千餘級進忠等復擾商雒藍田叛卒與之合將犯西安遣左光先曹變蛟追走



之渭南降其渠一條龍招還脅從募健兒擊餘賊斬聖世王  
瓦背一翅飛降鎮天王上山虎又殲白捍賊渠魁數人關南  
稍靖遣副將盛略等敗賊大天王於寶雞賊走入山谷傳庭  
追之鳳翔他賊出棧道謀越關犯河南還軍擊賊走伏斜谷  
復大敗之降其餘眾西安四衛舊有屯軍二萬四千田二萬  
餘頃其後田歸豪右軍盡虛籍傳庭釐得軍餘萬一千有奇  
歲收屯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米麥萬三千五百餘石帝大  
喜增秩資銀幣會楊嗣昌入爲本兵條上方略洪承疇以秦  
督兼勦務而用廣撫熊文燦爲總理分四正六隅馬三步七  
計兵十二萬加派至二百八十萬期百日平賊傳庭移書爭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姜

之曰無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屢經潰蹶民力竭矣恐不堪命  
必欲行之賊不必盡而害中於國家累數千言嗣昌大忤部  
議秦撫當一正面募土著萬人給餉銀二十三萬以商雒等  
處爲汛守傳庭知其不可用也乃核帑藏蠲贖錢得銀四萬  
八千市馬募兵自辦滅賊具不用部議會諸撫報募兵及額  
傳庭疏獨不至嗣昌言軍法不行於秦自請白衣領職以激  
帝怒傳庭奏曰使臣如他撫籍郡縣民兵上之遂謂及額則  
臣先所報屯兵已及額矣况更有募練馬步軍數且踰萬何  
嘗不遵部議至百日之期商雒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賊  
入商雒而臣不能禦則治臣罪若臣扼商雒而踰期不能滅



賊誤勦事者必非臣。嗣昌無以難。然銜之彌甚。傳庭兩奉詔進秩。當加部銜。嗣昌抑弗奏。十一年春。賊破漢陰石泉。則坐傳庭失援。削其所加秩。傳庭出扼商維。大天王等犯慶陽寶雞。還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庭分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賊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邃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中部遏其東。檄變蛟慶陽拒其西。伏兵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職田莊。遇伏而敗。復走寶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七

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過天星混天星並降。又逐賊邠甯間。陷陣獲其渠河南賊馬盡忠馬光玉。驅宛洛之眾箕張而西。傳庭擊之。賊還走。又設伏於潼關原。變蛟逐賊入伏。而闖王李自成者爲洪承疇所逐。盡亡其卒。以十八騎潰圍遁。關中羣盜悉平。是爲崇禎之十一年春也。捷聞大喜。先敘澄城之捷。命加傳庭部銜。嗣昌仍格不奏。當是時。總理熊文燦主撫湖廣。賊張獻忠已降。惟河南賊如故。羅汝才馬盡忠賀一龍左金王等十三部西窺潼關。聯營數十里。傳庭計曰。天下大寇盡在此矣。我出擊其西。總理擊其東。賊不降則滅。此賊平天下



無賊矣。獻忠卽狙伏，無能爲也。乃遂引兵東，大敗賊閭鄉靈寶山門，貫其營而東。復自東以西，賊窮甚，以文燦招降手諭。上言：「巨夕且降。」傳庭曰：「爾曹日就熊公言撫，而日攻堡屠寨，不己是僞也。」降卽解甲來，有說卽非真降。吾明日進兵矣。明日環甲而出，得文燦檄於途中，曰：「毋妬吾撫功，又進得本兵。」嗣昌手書亦云：「傳庭快快撤兵還，然賊迄不就撫，移瞰商雒。文燦悔期，傳庭夾擊，屬吏王文清等三戰三敗之，賊奔內鄉、浙川而去。」傳庭旣屢建大功，其將校數奉旨優叙。嗣昌務抑之不爲奏，傳庭懇請上其籍於部。嗣昌曰：「需之。」十月，京師戒嚴，召傳庭及承疇入衛，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總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美

督盧象升督諸鎮援軍，賜劍當是時。傳庭提兵接近郊，與嗣昌不協，又與中官高起潛忤，降旨切責，不得朝京師。承疇至郊勞，且命陛見。傳庭不能無舛望，無何嗣昌用承疇以爲薊督，欲盡留秦兵之入援者守薊遼。傳庭曰：「秦軍不可留也，留則賊勢張，無益於邊，是代賊撤兵也。」秦軍妻子俱在秦，兵日殺賊以爲利，久留於邊，非譁則逃，不復爲吾用，必爲賊用，是驅民使從賊也。安危之機，不可不察也。嗣昌不聽。傳庭爭之，不能得不勝鬱鬱耳。遂襲傳庭初受命，疏言：「年來疆事決裂，由計畫差謬，事竣當面請決大計，明年帝移傳庭總督保定、山東、河南軍務，旣解嚴，疏請陛見。」嗣昌大驚，謂傳庭將傾之。



斥來役賞疏還之傳庭傳庭愠引疾乞休嗣昌又劾其託疾非真龔帝遂發怒斥爲民下巡撫楊一儁覈真僞一儁奏言真龔非託疾並下一儁獄傳庭長繫待決舉朝知其冤莫爲言在獄三年文燦嗣昌相繼敗而是時閩王李自成者已攻破河南矣帝思傳庭言朝士薦者益眾十五年正月起兵部右侍郎親御文華殿問剿賊安民之策傳庭侃侃言帝嗟歎久之命將禁旅援開封開封圍已解賊殺陝督汪喬年帝卽命傳庭代往大集諸將於關中縛援剿總兵賀人龍坐之麾下數而斬之威讐三邊日夜治軍爲平賊計而賊遂已再圍開封詔御史蘇京監延甯甘固軍趣傳庭出關上言兵新募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完

不堪用帝不聽不得已出師以九月抵潼關大雨連旬自成決馬家口河灌開封已陷傳庭趣南陽自成西行逆秦師傳庭設三覆以待賊潰東走斬首千餘追三十里及之郊縣之豕頭賊棄甲仗軍資於道秦兵趨利賊反乘之諸軍皆潰傳庭走鞏由孟入關是役也天大雨糧不至士卒採青柿以食東且餒故大敗豫人所謂柿園之役也傳庭旣歸陝西計守潼關扼京師上游且我軍新集不利速戰乃益募勇士開屯田繕器積粟士大夫厭苦傳庭所爲用法嚴不樂其在秦相與譁於朝曰秦督翫寇矣又相與危語恫脇之曰秦督不出關收者至矣明年五月命兼督河南四川軍務尋進兵部尙



言改稱督師。加督山西湖廣貴州及江南北軍務。賜劍。趣戰益急。傳庭頓足歎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不得已。遂再議出師。總兵牛成虎將前鋒。高傑將中軍。王定官撫民。將延甯兵爲後勁。白廣恩統火車營。檄左良玉赴汝甯夾擊。當是時。自成已據有河南湖北十餘郡。將由內浙窺商雒。盡發荆襄兵會於汜水滎澤。伐竹結筏。人佩三壺。盧將謀渡河。傳庭分兵防禦。八月十日。出師潼關。次於關鄉。二十一日。次陝州。檄河南諸軍渡河進剿。九月八日。師次汝州。僞都督李養純降。言賊虛實。諸賊老營在唐縣。僞將吏屯寶豐。自成精銳盡聚於襄城。遂破賊寶豐。斬僞州牧陳可新等。遂擣唐縣破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早

之。殺家口殆盡。賊滿營哭。轉戰至邠縣。遂擒僞果毅將軍謝君友。斫賊坐纛。尾自成幾獲。大軍遂進逼襄城。賊懼謀降。自成曰。我殺王焚陵。罪大矣。姑決一死戰。不勝則殺我而降。未晚也。而大軍時皆露宿。與賊持久。雨道溢。糧車不能前。士饑。攻邠破之。獲馬羸。噉之立盡。兩七日夜不止。後軍譁於汝州。賊大至。流言四起。不得已。還軍迎糧。留陳永福爲後拒。前軍既移。後軍亂。永福斬之不能止。賊追及之南陽。官軍還戰。賊陣五重。饑民處外。次步卒。次馬軍。又次驍騎。老營家口處內。戰破其三重。賊驍騎殊死鬪。我師稍動。廣恩軍將火車者呼曰。師敗矣。脫輓輅而奔。車傾塞道。馬挂於衡。不得前。賊騎陵



而騰之。步賊手白楮遮擊。自成空壁躡我。一日夜官兵狂奔  
四百里。至於孟津。死者四萬餘。傳庭單騎渡垣曲。由閔鄉濟  
賊乘勝破潼關。大敗官軍。傳庭與監軍副使喬遷高躍馬大  
呼而歿於陣。尸竟不可得。傳庭死。關以內無堅城矣。初傳庭  
之出師也。自分必死。顧語繼妻張夫人曰。爾若何。夫人曰。丈  
夫報國耳。毋憂我。及西安破。張率二女三妾沈於井。揮其八  
歲兒世甯。亟避賊去之。兒踰牆墮民舍中。一老翁收養之。長  
于世甯。聞之。重趼入秦。得夫人尸井中。面如生翁。歸其弟。相  
扶攜還。道路知與不知。皆泣下。傳庭死時年五十有一矣。再  
出師。皆以兩敗也。明史本傳。畢振姬督師孫公傳贊先生  
死事之臣也。世之論者略其大而責其小。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望

謂先生失御。左帥殺賀帥。不從白帥守關。而任自救之高傑。  
以其饑軍決勝於無糧之地。必敗。賀人龍圖敗官軍屢矣。彼  
以戰場要市。不殺何施。良玉久持獻忠。不欲先用。其畝於兩  
敵之間。卒情也。詔良玉勤王。曾有一騎過河。無有哉。廣恩號  
知兵。兵交先去。不可倚以守關。亦審矣。賀必走高平。左必失  
期。垓下廣恩亦為韓陵之爾。朱弗積兵法五百里。而轉餉者  
蹶。上將饑軍爭利。敗固當也。先生乘屢勝之威。從天而下。洛  
陽此時堅約束。守便宜。通河北。山西糧道。賊豈敢越我而西  
哉。賊既西犯潼關。林言向讓之來路。守關者所知。坐令自成  
繞關。後何知勇之不忠也。賊雖入關。若以四萬兵背城。視戲  
下之囚徒。萬倍終以走死。死辱然哥舒翰。死不識聖人。先生  
死事。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丈夫哉。若乃轉輸之事。則有  
司存。師行而糧不踵。軍棄之也。大帥棄師。費死先後。督師無  
全者。是以約束不堅。便宜卒不可守也。悲夫。吳偉業雁門  
尚書行。并序雁門尚書行。為大司馬白谷孫公作也。公代州  
人。地故雁門郡。長身伉爽。才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  
為持久。且固將吏心。秦士大夫弗善也。累檄趣之。戰不得已。  
始出。天淫雨糗糧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  
歿。從騎俱散。不能得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  
夫人曰。丈夫報國耳。無憂我。西安破。率二女三妾沈於井。揮



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研入秦得夫人屍貌如生老翁歸以相扶還見者泣下蓋公素有德秦人云余門人馮君訥生公同里人作潼關行紀其事余曾識公於朝因感賦此什公死而天下事以去然其敗由趣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抑本廟謨未可專以責公也公之參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遷高定襄人雁門尙書受專征登壇顧眄三軍驚身長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風雲生家居絕塞愛死士一日費盡千黃金讀書致身取將相關西鼠子方縱橫長安城頭揮羽扇臥甲韜弓不忘戰持重能收壯士心沈機好待凶徒變忽傳使者上都來夜半星馳馬流汗覆轍甯堪似往年催軍還用松山前尙書得詔初沈吟蹶起橫刀忽長嘆我今不死非英雄古來得失誰由算椎牛誓厭出潼關墟落蕭條轉餉難六月炎蒸驅萬馬二哨風雨斷千山雄心慷慨宵飛檄殺氣憑陵老據鞍掃蕩謀成頻撫劍量沙力盡爲傳餐尙書戰敗追兵急退守巖關收遺卒此地乘高足萬全只今天險嗟何及蟻聚蜂屯已入城持矛瞋目呼狂賊戰馬嘶鳴失主歸橫尸撐距無能識烏鳶啄肉北風寒寡鵠孤鸞不忍看願逐相公忠義死一門恨血土化斑故園有子音書絕句注烽烟路百盤欲走雲中穿紫塞別尋奇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三

道訪長安長安到日添悲哽蘭足刑榛見管井韃韃繩斷野蒼生幾尺枯泉浸形影永夜曾歸風露清經秋不化冰霜冷二女何年駕碧鸞三姬無冢埋紅粉復壁藏兒定有無破巢窮鳥問將雛時來作使干兵勢運去流離六尺孤旁人指點牽衣袂相看一慟真吾弟訣絕難爲老心護持始識遺民意回首潼關廢壘高知公於此葬蓬蒿沈白谷魂應在雨洗金瘡恨未消渭水無情自東去殘日藍田樹青思誰人哭蘇碑赤眉銅馬知何處嗚呼杖履騎看如雲不降即走徒紛紛尙書養士三十載一時同死何無人至今惟說喬參軍趙三麟潼關行朝行潼關道暮入潼關門入門長嘆息嘆息弔忠魂昔年早魁長禦諭賊灌汴城偏逢雨南川民社白骨流北岸援師尙歌舞舞殘頓解鴛鴦瓦血濺沙塲千里緒地拆天崩可奈何園扉始起孫司馬司馬秉鉞再登壇官軍復見賊膽寒請纓再適中原易孤注誰知信主難信是養癰如養虎猶道用勦不如撫司馬嚴渠黑木頭端皇喜捷武陵怒武陵何事速其辜時引太宗會殺盧四正六隅方水火薊北又乞分兵符援薊秦兵留不還司馬孤軍出潼關郊縣一戰多恢復獲鎧破敵如摧山那期淫雨庚癸呼廣恩仍附雞鳴徒癸未十月潼關陷奮臂拒戰無完膚膚裂猶有罵賊齒磨頂鋸骨甘如旨天教碧血壯山河差勝馬革裹千里



妻女就義盡從容刑于閨閣皆君子同難更有喬參軍一劍  
身輕掣海雲百年板蕩幾男子肯將勁節輸湘裙關山仍舊  
水仍東惟存古木多悲風忠魂義魄塞天地國破豈盡在蒼  
穹君不見息壤一盟竟成功誦書一篋無兩聰又不見十二  
金牌便賣國縱有英雄難為力吁嗟乎豫讓請衣衣出馬雲  
中副車祖龍滅厲鬼真有殺賊才盲闖而今安在哉  
授鉞泣血誓師遠道秋霖援絕糧盡潼關抗節裂臆斷胸鼓  
死城摧氣虹血碧三秦同事之人率目擊能道其梗概也至  
夫人張氏從容就義聞長安之將陷淪寒井以明心數姬連  
袂相從弱女吞聲就死孤兒流落民間越二載餘長公子世  
瑞千里裹糧蒼茫西向問之潼關父老皆知大司馬盡節之  
地而遺骸不可復識矣爰求母骸攜其幼弟問道歸里蓋張  
夫人出之井中他人率不可復識夫人獨容色未消衣裳不  
毀其孤心苦節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故特呵護其身誠則  
形理固然也嗚呼其於臣道妻道可謂交盡無遺憾矣夫人  
潔已捐軀能以大義自處孫公刑于之化亦可知矣且夫人  
之死率閨房眾輩以從不留遺一人以辱司馬其節苦其志  
密矣獨怪其小星妾媵皆視死無難色顧沛造次之頃非有  
法令之可繩也其內政之肅何如哉孤嬰數齡閭里哀而食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星

之不加毒戾孫公之於秦民厚哉公子艱難道路奔走饑寒  
求其弟而得之其孝友哉而今世或猶有不得其詳者謂孫  
公遁逃不知死所夫何不問之當時諸將士余同里人也知  
之悉至若張夫人尤著矣時又有監軍道喬公遷高定襄人  
潼關罵賊伏劍死後甯武有周將軍遇吉力戰死皆殺身成  
仁之賢也故作歌以紀孫公張夫人而弁及之潼關城下月  
如水潼關城上鼓聲死司馬北望拜神京臣報國恩畢於此  
萬羣寇馬踏沙黃長戈大戟飛寒鏃彎弧舊將嬰城鬪斷甲  
才官泣戰場孫公灑血潼關道鬼馬不歸嘶碧草花袍玉劍  
委紅泥渭水飛鴉波浩浩冰巾帽何嶙峋就義從容不顧  
身雛鳳玉顏同日死千年石砌閉青春幾隊蛾眉愁耿耿飛  
鳥輕身墮碧井綠鬢吹為夜雨苦紅衫化作飛霞影有子蒼  
茫西向秦荒園遺跡訪蒿榛昔時夾道紅旗陣今日空衙動  
野燐愁雲覆井寒烟古秋風蕭蕭黃葉雨玉骨會傳葬此中  
鬼神常護埋香土牽來素練古龍驚莊容衣佩宛如生觀者  
萬人共嘆息方知天地鑒幽貞重向戰圍淚沾臆青山一  
愁何極元戎戰骨碎刀痕魂魄茫茫招不得更有遺孤已二  
年父老指點私向憐破巢漫說無完卵趙氏嬰兒自瓦全同  
時飲劍有喬公呼天拊膺氣何雄腰橫寶帶眼頽堞手擲頭  
顱向晚風眼見山飛滄海立銅駝霜冷荆榛溼甯武孤城再



合圍餘者降旗拜寇入吁嗟乎悲哉國家之亂誰為基英雄  
數盡際艱危翼虎已分鶉首策趙卒長平大聚時一門仗節  
古來少日月飛光同皎皎青楓夢斷麒麟圖香閨血化鴛鴦  
鳥有臣死國婦死夫高風大義厲頑愚嗚呼其形往矣神未  
徂嗚呼其形往矣神未徂尤侗詠明史樂府雁門哀關內  
洪關外盧雁門孫公亦丈夫秦城百二障京都據關守險真  
良圖飛檄趣戰何為乎勞師轉餉幾千里天雨路絕鼓聲死  
火車掛輓奔不止四萬良家血化水尚書橫刀沒殘壘嗚呼  
潼關失天下事去矣惜哉蠟書計不成襄陽并殺邱公子注  
相國邱瑜子之陶年二十有姿容器略宜城陷為自成所得  
授兵政府令守襄陽潛遣人問道以蠟書貽傳庭曰督師與  
戰吾當詭左兵大至彼必反顧督師尾其後我從中起賊可  
擒也傳庭大喜報以手書為賊邏獲自成既困督師之陶舉  
火報東師至自成呼而詰之出孫書責其負己支解之之陶  
大罵而死斬榮藩詠明史絕句黑水會聞繫賊魁秦關百  
二仗雄才何人為置風波獄文弱嘉猷入告來積雨連旬困  
轉糈搗巢功伐竟歸虛潼關失  
險中原覆誰繼雁門老尚書

右明六人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四

馮芝

馮芝山西代州人嘉慶六年舉人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十四年散館授檢討二十四年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二  
十五年丁祖母承重憂道光三年服闋回京供職十二月充  
文淵閣校理四年正月升詹事府右春坊贊善七月遷中允  
八年轉左中允充國史館纂修尋大考三等降贊善七年四  
月補左贊善五月復升右中允十二月升翰林院侍講八年  
十月轉侍讀九年五月充教習庶吉士七月充功臣館總纂  
八月充補纂一統志纂修十年八月擢右春坊右庶子十一  
年六月轉左庶子七月擢翰林侍讀學士十二年六月充署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侍讀學士七月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十三年丁母憂十五年服闋十六年五月補原官十七年三月充補日講起居注官五月充咸安宮總裁十八年二月升詹事府少詹事四月充內閣協同批本官七月遷正詹事十九年正月充署文淵閣直閣事五月升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覆勘各省鄉試卷十二月升禮部右侍郎二十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大臣八月提督順天學政二十一年閏三月轉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二十三年八月差竣回京九月充順天鄉試覆試閱卷大臣十月充覆勘各省鄉試卷十一月充漢蔭生朝考閱卷大臣

代州志

傳一 卷八

史傳

五

稽察右翼覺羅官學事務二十四年正月

命充會試知貢舉三月因病奏請開缺奉

旨准其開缺安心調理八月病痊署禮部右侍郎十月充覆勘各省鄉試卷十一月充武殿試讀卷大臣十二月補禮部左侍郎先是直省考試有同城異縣者往往兩縣通考以致父子籍貫互異二十五年二月

上飭禮部議奏芝借尙書特登額等奏同城異縣例不准彼此互考現有籍貫舛錯者限一年內呈明更正如其父已故間有兄弟異籍者應令各入各籍所生子孫卽以本身之籍爲籍不得兩縣通考初應童試其祖父並未應試於初屆報考時



查明現在所居室廬並取具印結送考既考此縣無論取進與否以後縱有移徙亦不准復考彼縣庶通考之弊可去而父子不致異籍矣得

旨允行充各省舉人覆試闈卷大臣四月充會試鈐榜官會試覆試闈卷大臣庶吉士敬館考試筆帖式闈卷大臣午門監散表裏事宜五月充覆勘會試卷十一月

賞紫禁城騎馬二十六年正月充補經筵講官三月稽查宗學事務七月充各省優貢朝考闈卷大臣八月兼署吏部左侍郎充順天鄉試覆試闈卷大臣十月充覆勘各省鄉試卷二十七年三月充補武英殿總裁四月充會試覆試闈卷大臣

代州志

傳一卷八

史傳

吳

朝考闈卷大臣殿試察看標職事宜五月充教習庶吉士大考翰詹闈卷大臣覆勘會試卷八月充批本大臣二十八年正月充經筵值講官六月稽察京省十七倉事務十一月查辦工部黃檔奏銷事宜二十九年正月京察屆期

諭曰經筵講官禮部左侍郎兼署吏部左侍郎馮芝年方漸衰著以原品休致九月奉照例

欽賜祭葬子汝鈞直隸保安州知州

右

國史館列傳

代州志卷八終



